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笏山記  
第四十五回 大晉封諸娘子一朝渥澤 小施展多智侯千里朝天

即日，冊封夫人玉連錢為王后；花容為左貴妃，晉寅亮侯，授左丞相之職，暫兼署吏、兵二部尚書事；趙無知為右貴妃，晉神機侯，授右丞相之職，暫兼署禮、刑二部尚書事；山翠屏為真妃，兼翰林學士之職；趙公挪為西貴妃，晉爵無力公，授徵東大將軍之職；紹龍飛為中貴妃，晉爵篤孝侯，授都督神都大元帥之職；白雪燕為真妃，晉爵解意侯，授神槍將軍之職；可炭團為真妃，晉爵存存侯，授神鋼將軍之職；可足足為愛妃，晉爵嫵媚侯，授神鏢將軍之職；紹秋娥為真妃，授神棒將軍之職；樂更生為真妃，授神箭將軍之職，兼攝六宮總管司；張銀銀為貴嬪，晉爵馬前伯，授神鋤將軍之職；張鐵鐵為貴嬪，晉爵馬後伯，授神耙將軍之職；可香香為貴嬪，晉爵擒虎伯，授神斧將軍之職；白萬寶為貴嬪，晉爵伏魔伯，授鎮中將軍之職，兼署戶、工二部尚書事；竇小端為彩嬪，授神刀將軍之職，兼行人司事；范百花改鄉為邑，授白狼將軍，兼白狼邑令；趙春桃亦令改鄉為邑，授橫窄將軍，兼橫窄邑令。各給告身符印，謝恩而下。又封韓騰為震威將軍，晉爵玉帶侯；可介之為定威將軍；門騰驤為揚威將軍。其上偏將八人，皆授守備之職；中偏將十人，皆授千總之職；下偏將二十人，皆授把總之職。各給告身符印，謝恩而下。

又使行人司竇小端，冊封黃石玉太夫人云小鳳為至誠太夫人；玉壽官為黃石公，兼圖中大將軍事；可嬌鸞為南貴妃，晉爵多智侯，兼鎮南將軍事。可當為親義侯；可松齡為集義侯；韓杰為忠義侯，皆授僉南將軍之職。

小端賚嬌鸞及各人的告身符印，即日陞辭，率兵百人而往。嬌鸞大喜，率玉壽官及三莊勇，擺列香案，開宣誥敕。一面備筵使吉姐、杏英禮待天使。小端私出韓騰喜信，交與杏英，杏英歎曰：「國破家亡，得如此，亦幸也。」遂打點與小端同往紫霞。嬌鸞亦稟辭雲太夫人，欲隨天使往紫霞都謝恩。太夫人懼其去而不返，憂盈於色。嬌鸞知之，笑曰：「太夫人以嬌鸞為何如人也。昔大王王后知嬌鸞堪鎮黃石，故使嬌鸞留此，今去而不返是無信人也。幸諸險隘較前更完固，潛光不敢復窺。」言次，又向空指著曰：「儂去，月到重圓無不回来的。」太夫人乃打點貢賀之禮。嬌鸞曰：「不必搜奇覓寶，想辟萊開基全憑兵食。宜銀十萬兩，粟十萬斛，足矣。」一公、三侯，皆有表附謝。立刻催人備辦載粟的牛車，點健卒五百人駕之。小端、杏英，率從來的百人當先，嬌鸞押後。又囑了可當等一回辭別太夫人，從紫藤鄉進發。時紫藤鄉長花淵雲，亦有貢物賀表寄附。嬌鸞恐沿途多有寄附，催軍急發。剛過夷庚，人報前面有紹軍攔路。小端、杏英，皆駐馬請嬌鸞相議。嬌鸞登高一望，見山峽裡一彪人馬，約七八百人，甚不整齊。嬌鸞曰：「這些軍馬，更加幾倍何懼。」乃使小端率百人從山背抄過前路，守住峽坳。使杏英率百人先守住這峽左邊的缺處。自乃先驅載粟的牛車入峽，他若來奪切勿與爭，便棄了牛車退後而走。軍士依令，將所有載粟的車盡推入峽。一聲炮響，敵軍從林木中四面殺出。眾軍一齊退走，不剩一人。這彪軍忽然得了十萬斛粟，歡喜的不得了，驅那牛車從大路而出。只見一女子橫槍立馬，率數百人攔住出路。大笑曰：「你是何等樣賊，敢奪儂粟。你認不得笏山王貴妃可嬌鸞麼。」那將笑曰：「貴妃賤妃，我都不管。只是載這麼多粟來送我，是絕有情分的。」說著仍是哈哈的笑。嬌鸞並不瞋怒，暗暗地將馬一鞭，那馬直衝過去，只一槍刺那將於馬下，貫喉而死，招後面的軍士一齊掩殺。那軍因粟車阻礙著，不能接戰，除殺死的，皆棄了粟車倒戈，穿牛縫而走盡，被嬌鸞驅回峽裡。一個短髯傾眼的，引敗軍穿過前路。剛出峽，被小端的軍士捉下馬來，又斃了數十人，依然出峽不得。這邊嬌鸞的軍馬漸已進峽，搜人而殺。只見一騎馬拖長矛引著一起人，在這峽左邊的缺處逃命。誰知剛至那缺處，那矛已被人奪了，將那拿矛的屍分兩截，擲回峽中。餘的軍士沒處投命，只得哭成一堆。嬌鸞使人叫曰：「你們不要哭，今娘娘有令，不願降的站著，原降的跪著。」只聞呵的一聲，人人跪著，無一個站的。嬌鸞教這降軍，報人數來，傳個隊長問話。嬌鸞曰：「你們何處強盜，敢劫娘娘的粟。」那隊長曰：「我們是第三紹的鄉兵，只因鄉長紹巨卿，查知娘娘經過此地，故率鄉勇四人，鄉兵七百，在這裡劫奪，獻紹王報功的，實與我們無乾。」嬌鸞曰：「你們快將這鄉長鄉勇交出，饒你，不然，你這幾百人便化做一堆血水。」隊長叩頭，指著那屍曰：「這個這個便是那三個鄉勇了。那一個鄉勇與鄉長，都被娘娘的伏兵拿住了。」嬌鸞喝開了隊長，叫人請司馬夫人與竇娘娘來。只見小端笑嘻嘻的押著十餘個人，入峽。嬌鸞曰：「娘娘這裡有鄉長鄉勇麼？」小端指曰：「這長髯的，便是鄉長。這額骨突起的，便是鄉勇。」兩人上前跪著，嬌鸞罵曰：「你就是紹巨卿麼，我嬌鸞娘娘，是有名的女韓信，誰不震畏。你想劫娘娘財物去紹潛光處獻勤兒，你的念頭打錯了。」那巨卿叩著頭都腫了。「實不知娘娘的神威，故此冒犯。」嬌鸞曰：「儂且問你要死罪，還要活罪呢？」巨卿又叩頭曰：「小人初犯，懇娘娘開個大恩，並活罪都饒了。」嬌鸞笑曰：「你用這些鄉勇紙做成的，不一合便倒。自己站腳不牢，又來算計人，你這些人殺之，固污我刀，打之亦污我棒。」小端接著曰：「即如這個鄉勇，俺本不屑擒他。俺的小校，舉刀剛晃得一晃，他自驚跌，眾兵遂將他綁了。今日天色漸晚，不宜與他多說，娘娘若開他的恩，叫他們代代勞，將那牛車點齊，送至三叉鄉，才放他回。」嬌鸞曰：「儂聽這位娘娘的言語，你快起來將那牛車取齊，少粒粟兒，將你那鄉踏做齏粉，看娘娘的足利害不利害。」巨卿謝了不殺之恩，自喝起那鄉勇殘兵，將牛車點齊，出峽先行。小端喝眾軍隨後，趕打杏英的兵，已在前途等著，行不上的，後面的刀都斃翻了。趕至二更，才至三叉鄉，交卸明白。嬌鸞：「打發那巨卿回鄉，你可回復紹潛光，早晚必為我軍所擄，須謹慎些。」巨卿喏喏連聲而退。嬌鸞欲紮營鄉外，明早進發。小端曰：「此處離都不遠，四更餘可到，不如使鄉長多備火把，送我軍回都趕早朝王較妙。」那三叉鄉長朱必勝，聞這消息黑夜裡使人忙備火把，自率鄉勇鄉兵出鄉叩拜小端、嬌鸞。小端令即刻趨道至怒龍寨。時，恰報四更。揚威將軍門騰驤，睡中驚醒，急起裝掛，迎於道左。嬌鸞欲連夜進宮，騰驤曰：「王都重地，縱有軍機大事，亦不得夜進都門。請兩娘娘屯營此處，明早上朝罷。」小端乃令紮營暫歇。騰驤見朱必勝亦在此紮營，言欲隨班朝王。騰驤恐輜重有失，遠近嚴邏。

至散播的時候，人報都門開了。嬌鸞等慌忙梳洗妝束，拔營進都門。策馬才一周，據鞍翹首，望見碧石層起，中露重門甚巨。上有「紫霞都」三個石刻大字。門以內直接一條石砌的大街，兩旁的民居，一字兒門戶整肅。小端當先，騰驤押後，過了這街，又一條大橫街，如丁字形，從橫街右邊轉過便少居民了。正想像間，忽一山迎面聳翠，高接雲霄。小端以鞭指曰：「此錦屏山也。」嬌鸞曰：「儂曾來過一遭錦屏山，似乎不在這裡，又似乎不是這等形勢何也。」小端曰：「有這些塵衢腥市交錯著，青山應亦改觀了。」又揚鞭向左邊一指曰：「此不是右錦屏麼？」嬌鸞點點頭。繞過錦屏，便是大小外教場了。只見司馬發、紹士雄拜於馬前。小端將人馬車輛暫行駐紮，各人檢點要用衣物，帶女兵百人進宮。朱必勝亦隨騰驤上朝。小端指前面一帶老杉樹是舊時物，後來種這梅桃李杏間之，今亦長成了。是時，正正月初旬，望見碧碧紅紅映著朝旭，如錦簇雲橫，影射衣鬢。小端引杏英嬌鸞並馬，繞花光而走。花杉缺處，忽露巨橋，闊逾洛道。兩旁白石欄杆，聯互如古女牆，名翠微橋。未至橋，先見橋左右的豎石。近看時，是「文武官員至此下馬。」八個字。嬌鸞、杏英大驚，忙牽鳳裳欲下馬。小端曰：「娘娘夫人不要忙，此是為男官言的，我們不在此例。小端一馬當先，引女軍渡過翠微橋。但見垣墉霄迴，旌蓋雲連。有三門對橋而立，其門上圓下方，中一門，顏曰奇門，左曰左偶門，右曰右偶門，其字石刻籀文，用石青堆凸成的。中一門閉著不開，左右二偶門，較中門略小。小端帶諸人從右偶門入，守門衛軍，見是小端，垂手起立。入了這門，有古榆八株，原是百餘株的大榆林。無知相度形勢，留此八株以作喬木。左邊一帶是御馬園，右邊一帶是大小箭道。又從左邊轉去，過了中禁署，璇樞府，即歸光門。入了這門，呼錦衣衛士問曰：「主上散了朝未。」衛士曰：「才發了視朝的九炮，大約未曾退朝哩。」小端調騰驤曰：「將軍可引鄉長從紫垣門進，候家分道了。」乃與嬌鸞、杏英，從玉杓小門直進。轉了幾彎，是駐軒廳了。見這裡紛紛攘攘，早有七八十個宮女，在這裡鬧著。見小端來各垂手肅立，原來這駐軒廳，是諸妃嬪上朝，所帶從人車馬，在這裡停駐的。從橫門裡透出殿廊，即是女朝房，又最省便。小端使宮女往取袍笏，各人勻了脂粉，換了冠服。正忙著，忽杏英的小孩子，啼將起來，杏英大驚，嬌鸞使丫鬟抱往別處要去，忙忙的拿了象簡，穿過女朝房。嬌鸞、杏英在朝房等著，小端先上殿回旨，備說嬌鸞、杏英來朝之事。